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體

：中国文论

元关键词解论

李建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體 ：中国文论 元关键词解论

李建中◎著



【路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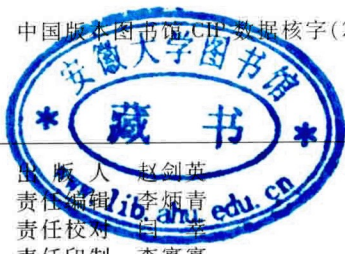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體：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论 / 李建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07 - 2

I. ①體…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965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白一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93千字
定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尊“体”

- 第一章 文学是文体的艺术
——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
思想 (3)
- 第二章 汉语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
——基于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的考察 (22)
-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 (40)
- 第四章 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 (52)
- 第五章 文学与批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68)
- 第六章 批评文体的“第二形式” (79)
- 第七章 终日言,未尝言
——中国诗性文论语言观刍议 (94)
- 第八章 道可道,如何道
——刘勰文体学思想的本原之“道”与言说
之“道” (110)

第二编 破“体”

- 第九章 破体: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及演变
 规律 (121)
- 第十章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无体之体 (143)
- 第十一章 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 (161)
- 第十二章 “青春版”文论的破体而出
 ——以《文心雕龙》为个案 (172)
- 第十三章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
 ——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189)
- 第十四章 凡客的咆哮:新媒体时代的批评文体 (206)
- 第十五章 他人的主脑:张艺谋大片之文体学批判 (223)
- 第十六章 娱思(entertain an idea)的文体
 ——宇文所安批评文体的中国启示 (231)

第三编 原“体”

- 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 (243)
- 第十八章 从寄生到弥漫
 ——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原生形态考察 (259)
- 第十九章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271)
- 第二十章 文备众体: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 (282)
- 第二十一章 中国古代文论的叙事性言说 (304)
- 第二十二章 刘勰“体乎经”的文体学意义 (320)

第二十三章	界域·声色·体势	
	——刘勰文论的文体学诠释	(334)
第二十四章	龙学的困境	
	——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 反思	(348)
后记	(368)

第一编

尊“体”

第一章

文学是文体的艺术

——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思想

汉语文体学的历史可追溯至《诗经》时代，《诗》之“六义”可视为最早的文体分类：风、雅、颂是诗歌体裁的二级分类，而赋、比、兴则是诗歌语体的修辞学分类。“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辩当愈严”^①。可见后《诗经》时代，文体分类渐趋细密，文体意识渐趋成熟，文体学成果渐趋丰厚。进入20世纪，随着文学研究的“向外转”，现代中国文论家的理论重心移向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文体和文体学领域几乎成了荒芜的田地。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发生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传入中国，中国文论开始“向内转”。

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从捷克到法国的语言结构主义在内的诸多西方文论派别，其文学理论之中均不同程度地包含文体学思想，或者说对文体问题及文学语言问题的重视是它

^①（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页。

们的共同点之一。而在西方诸多形式主义文论经典之中，较为集中地讨论文体和语言问题并对汉语文体学研究及理论重构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被誉为新批评里程碑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①。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韦勒克反对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主张以“材料（material）/结构（structure）”二分法取而代之：前者指尚未构成艺术品的素材，或者说是没有构成审美关系的因素，后者则指已经构成审美关系的因素或者叫作“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②。显然，韦勒克所说的“结构”，就文学作品来说也就是以语言为要素的文体结构。韦勒克又指出：“语言的研究只有在服务于文学的目的时，只有当它研究语言的审美效果时，只有当它成为文体学（至少，这一术语的一个含义）时，才算得上文学的研究。”^③ 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文论，都十分重视文学之中的语言因素。就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而言，汉语文体学并不只是关于分类和风格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修辞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文体的艺术。现代语境下的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深受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此一影响以“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为中心，依次在文体学的价值、文体学的方法以及文体学与修辞学之关系等不同层面展开。

① 《文学理论》为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看书名似乎是一本高校教材，或者说是一本面向文学爱好者的知识性或普及性读物。而实际上，这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是英美新批评的理论经典和代表作。《文学理论》问世的年代（1942年）正好是新批评的鼎盛期，因而，它又是对新批评的理论总结，是新批评的里程碑。

②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89页。

一 文体学的价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个中西文论都可以接受的命题，其根源是中西文论有着共同的语言学肇始：西方文论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中国文论源于先秦五经的“辞尚体要”。而“文学是文体的艺术”，对汉语文体学而言，则既有秉承传统的一面，又有借石攻玉的一面。就后者而言，韦勒克的文体学思想成为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的“他山之石”。文体学思想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学理论》分四个部分，一、二两部分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的区别，其语义学方法和反个性化倾向，具有明显的新批评立场；而三、四两部分则分述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前者讨论“文学与……”而后者讨论“文学是……”显然后者是全书重点。关于“文学是……”韦勒克以文体结构之分层研究的方法，依次探讨文学作品的语音、语义、意象及隐喻、象征及“神话”诸层面，并最终指向文体分类的性质、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文学史的性质这些带根本性特征的文学理论问题。正是在对“文学作品之存在方式”或曰“文体之多层结构”的分析中，韦勒克阐释了文体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为文体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为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兴和汉语文体学的理论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真正的文学史是文体的演变史。

我们用什么来区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或者区分俄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用语言。我们用什么来区分唐传奇与元杂剧或者区分四言诗与五言诗？用语言。所以，“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

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且“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词汇的选择”。^① 语言对于文学史的意义，也就是文体对于文学史的意义，语言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就是文体学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因为所谓“语言的变化史”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就是文体（体裁、体貌和语体）的变化史。

俄国形式主义之前的西方近代文学批评，受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强调外部因素对文学史的决定性作用。比如，19世纪著名法国艺术理论家泰勒提出“三要素”说：决定文学艺术创作和发展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②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研究，无论是文学史之书写还是作家作品之批评，均无一例外地强调时代背景，强调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沿着这种思路所写出的文学史，实际上成了“文学与……”的关系史，或者说文学史成了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或者别的什么史的附庸。

当然，泰勒所说的种族、环境、时代以及其他的外部因素，均可能对文学和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因而，任何时代、环境和种族的文学研究都应该考察特定时空中的“时序”和“世情”。但是，“规略文统，宜宏大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② 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239页。

③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5页。

体”；何为“文统”之“大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术无方”^①是也。在文学和文学史的通变过程之中，“文体”“文术”与“时序”“世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韦勒克在阐释了贝特森和沃斯勒的文体学观点之后指出：

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通过对当时语言背景所做的分析至少可以像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倾向或者国土环境、气候状况所做的分析一样获得同样多的结论。^②

因此，在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对文体、文术和文学语言的考察，与对种族、环境和时代的考察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文学史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已形成约定俗成的表述：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组术语的构词模式是完全相同的：前一个表“时代”的词是修饰性定语，后一个表“文体”的词是主体或中心；或者说，由这一系列的术语所标示出来的文学史的变化，其核心内容不是朝代的更替而是文体的嬗变。由此可见，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文体的变化或更替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真正的文学史是文体的演变史。正因为如此，焦循的《易余籥录》才会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也才会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如何来区别此一时代与彼一时代之“文学”？如何来把握某

^①（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页。

^②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之“所胜”？当然不是“朝代”，而只能是“文体”。整个先秦时期，不计五帝仅从禹夏算起也有两千余年：从三代到周赧王，从春秋到战国。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有一种文体：四言诗。而四言诗（诗经）既非“一代之文学”，亦非“一代之所胜”。因此，在整个先秦时期，我们无法来标示或命名其中某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因为这诸多的时代并没有专属于自己的文体。而某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命名，如果没有文体的标示而只有朝代的区分（诸如“禹夏文学”“西周文学”，或者“战国文学”等），则无异于一个漂浮的能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文体的区分和标示，那么文学史的区分和标示将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文体学研究能够界定文学作品的特质。

文学史的标识以文体为要，这是因为文学的标识以文体为要。因此，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须以文体和文体学研究为要。而文体的根基是语言，因而文体学的研究落到实处是语言的研究。韦勒克指出：

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的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文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当时语言的一般用法相对照。^①

考虑到语言学研究范围十分宽泛这一事实，故可以反过来说：语言学的研究，只有当它成为文体学研究时，才算得上文学研究。韦勒克所说的“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当时语言的一般用法相对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照”，亦即研究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这还只是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层面。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最为本质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性为核心，应该深入考察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而正是因为文体以语言为根基，故只有文体学的研究方能界定文学作品的本质性特征，或者说，只有用文体学的方法才能把握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文体学研究所关注的，是对象的纯文学的和审美的效用，并把它限制在一件或一组文学作品之中。而文体学研究所描述的，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意义。因而，文体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审美兴趣。从这一兴趣出发，“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强调和清晰的手段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内：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① 韦勒克接着指出，应该研究词汇学、词源学和音韵学。词汇学包括音、字、词、句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结构和修辞手法等；词源说包括文字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上的原始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音韵学包括文学语言的音乐性、节奏感和韵律之美。

汉语文体学经典十分关注语言层面的文体学研究，如刘勰《文心雕龙》，其《练字》《丽辞》《章句》《指瑕》诸篇，讨论字、词、句等词汇学问题；《声律》和《乐府》讨论音韵学问题，还有《比兴》《夸饰》和《隐秀》讨论语言修辞，《熔裁》和《附会》讨论语言结构。严格地说，《文心雕龙》上篇的“论文叙笔”并未以语言问题为核心，所以刘勰的“文体”（严格地说应该是“体裁”）研究，没有能够超出传统的“大文学”或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1页。

“泛文学”模式；而下篇“割情析采”中的“析采”诸篇，大多以语言问题为中心或基点，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艺术价值，也就是黄侃所说的“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专有所属”^①。

为了更好地用文体学研究来界定文学作品的特质，韦勒克还特别强调文体学研究的独立性。^② 如果研究者在使用文体学方法时，不是将这种方法真正用于对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分析，而是用来探究诸如文学作品的社会属性（如小说研究中的题材分类）、文学作品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如诗歌研究中的本事追溯），以及文学作品的政治隐喻（如《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等，那么，文体学研究就成了为非文学目的服务的工具，或者仅仅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外围的或前期准备的工作。

二 文体学的方法

说“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不仅有着本体论意义，更有着方法论价值。前者也就是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文体学对不同时代文学史的标示和对文学作品特质的界定，后者则是强调文体批评和文体分析的方法对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后者而言，韦勒克尤其强调作为文学研究之方法的“文体学”（他称为“文体分析”）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文学理论》在谈到“文体分析”的方法时指出：

①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②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4页。

第一个方法就是对作品的语言作系统的分析，从一件作品的审美角度出发，把它的特征解释为“全部的意义”，这样，文体就好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①

“对作品的语言作系统的分析”，这种文体学（文体分析）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屡见不鲜。如果说，钟嵘《诗品》的“溯流别”“品高下”是对五言诗这类作品的语言作系统的分析；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其从“释名彰义”“选文定篇”到“剖情析采”“锤字炼句”，则是对所有作品的语言作系统的分析。到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则将诗歌的语言及语言系统的特征视为作品的“全部的意义”，并细致探讨“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即文体）”。

《沧浪诗话》的五章之中，专论“文体”的《诗体》一章篇幅最巨，内容最多；而严沧浪的辨体之术以语言分析为主。《诗体》章的语言分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语音”层面，其具体内容涉及诗歌创作的双声叠韵、四声八病、平仄协拗、叶韵多寡、首尾对音、上下联韵等。二是“语句”层面，从七言、六言、五言、四言、三言之句，到三句、两句、一句之歌；从古诗、近体、绝句、杂言，到吟、词、引、咏、曲、篇、唱、弄……其分层之微、别类之细，远胜过钟嵘和刘勰。三是“语体”层面，严羽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划分语体，一是“以人而论”，如苏李体、曹刘体、徐庾体、沈宋体、王杨卢骆体等；二是“以时而论”，如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3页。